

螢

窻

異

草

螢廳異草初編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而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載籍引古證今發爲偉論非第爲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尙矣其記載時事傳述間見舒廣長之舌門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蹟索隱文不必嫌夫詭奇仰齊諧爲譚宗慕西癸初而志續如杜牧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日日卻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無墨瀋動謂立三百務黜浮華以爲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攷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廳異草抄本見跡歛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爲何時人或稱爲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

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勿足爲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日卻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版刷印行世問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想有關繫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啓發心思耐人尋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可與共印證耳嘗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端陽節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鸚鵡一枝軒

螢窓異草初編目錄

卷一

天寶遺跡

卜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賈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癡壻

犬壻

田鳳翹

劉天錫

螢窓異草初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評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額曰天寶遺跡以石爲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自裂寬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膽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窈窕而深

黑都無所覩有怯者卽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人獨瑞  
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踴躍以前遂  
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初入差可駭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  
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房室如有繪畫瑞五顧謂衆曰  
境殊不惡何怯爲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屏  
以青玉爲之赫書數行墨蹟猶新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畧曰朕  
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于茲五年矣風流  
瀟灑不啻神倦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  
知吾兩人相得之歡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聞  
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匪石也未嘗天  
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

中置寶座僅虛位尙無他奇左爲曉妝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  
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卮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如捧髮跪而  
持之貌甚恭詢妃首微迴似有所詒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  
唐巾便衣髻髻微髻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然相親衆  
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瀉灑如活  
湧立二人執巾捧幌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玉爲體  
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狀似欲言  
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屬臍微露無不歷  
歷可見然而黛低素羃容如腴腴且以纖手捫繡帶一似欲解  
而不勝其羞者由裳而下雙灣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孜孜諦  
視方將深探其秘而舉首遙睇帷幙巖然俄聞大聲發于其內

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象邁亦  
懷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  
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  
知其由遂涉訟官鞫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賁而  
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擊其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  
能識之洎乎天啓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處  
外史氏曰余嘗怪明皇爲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  
奇豈無雪洞雲樓之興而僅以土木侈其觀且阿瓌素豐於  
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及聞此事於  
瑞五後裔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以補開元遺事故存其  
異而錄之以俟世之間津者



贈園老人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  
贈識方可以與游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  
皆門外漢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雄飛能開五石之弓善爲  
左右射獻忠恒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  
友書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卽廢學而歎曰士生用  
武之世寧爲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  
者咸壯其志馬旣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爲不世之遇乃使人  
馳書召卜卜忿然作書面叱來使曰渠以子首亦當賈耶第念  
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

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洎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馘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爲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骨盡裂謂曰子尙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顧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賊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旣從賊今尙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慙沮而退終以綈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詭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在倘軟困之不決旬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飼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

曰去國離鄉事誠驚滿拚頸血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  
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越西其音嬌婉不類男聲卜  
以爲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丈夫何  
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  
甫及笄衣服甚都貌亦艷絕錯愕問女郎歛衽啓曰憐君忠節  
敬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桎梏  
女郎徑携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形管  
大書數字於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視守者伏如沉醺相與  
枕藉地上下亦莫解去賊里許卽長江早有小鬣鱗舟以待女  
郎促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  
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子雉羅敢請芳名

僂居以爲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卽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雙飛何謝爲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適曰一介武夫馬齒且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姬正合爲偶豈效兒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顛末女郎笑弗答舟行次采石天方達曙女郎命饗治具未見烹炮珍饌羅几卜食之至飽飯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維復行及寤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攬袂而興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鏖擁而來卜未習此駭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肯一怒之威君獨未之聞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妾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回

顧小鬟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聯袂而行約半里得一村水  
環木繞風景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闌修整棟宇高華  
簷際有青字石額頽曰叅戎府女郎囑卜曰君至妾家勿僂說  
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頽之忽一少年綴帶輕裘自第中出  
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  
幸歿於王事廬州已陷爲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  
之卜守府也少年聞言大慟肅客入賓館不暇爲禮偕女郎入  
內卜茫然默坐外舍聞第中號咷悲感爾許時方止又有頃少  
年出則已易縞衣素冠矣形容慘淡血淚盈眶揖卜而謝之曰  
適聞凶訃痛割五中慢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  
來寧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媪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階而

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慙赧小女子重賴提携遠脫  
陷阱高厚離酬語已再拜卜知爲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質言  
唯唯遜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獻起曰婚媾之約未亡人  
既已洞知請耶且就甥館俟爲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姻  
事克諧起謝且請以壻禮見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糞除側室  
館壻於廳事之左供帳維豐卜私詢臧獲始知馬公諱中驥卽  
廬州殉難者也焉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叅府室有二  
妻一携之任一留家居女郎卽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  
其異母兄也翌日公子與母衰經受巾設祭招魂卜爲代紀喪  
務戚族皆以壻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界我之故事擇  
吉贅卜於家花燭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

生受之殊覺汗顏女愀然曰妾有隱衷懼駭聽聞未敢輕洩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當世之豪言之諒無所恐因泣白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蒞任廬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沒於疆場城亦繼陷舉室驚竄老母投繯死妾正欲自裁而賊衆已集其將有馬雄飛者悅妾姿容將施強暴妾給之俟賊少懈遂投簪并自隕其身及歸地下遇家嚴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何孤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僊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辭姑行出君於竅藉手以報吾親昨往鳳淮賊已授首不共之讐已雪矣卜聞言甚驚卽亦無懼也詢其復讐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

縱囚者馬也獻忠見之果疑雄飛與君有舊不俟其辯而誅之  
妾至賊所渠已懸首於幃卜又詰小靈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  
也不然豈能履水如康莊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帷解  
衣共枕交合之際圍體宛然益爲愛重三朝夫人爲之張筵大  
會諸眷嗣是倡隨甚歡彌月後女謂卜曰廬郡人來必洩吾事  
此地不可久居乃詭托卜思鄉井買舟欲歸母兄挽留弗住贈  
錢千緡遂徙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卜治戎轡具弓  
驟馬連殺數賊寇皆奔里人藉以無虞後撫軍召募卜欲往女  
沮之曰時尙未可請與妾隱時至可以有爲卜從其言迨本  
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勳仕至總鎮女果受封順治辛卯蒞任  
湖襄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下故被戮卜傷之爲設  
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瞳子耳卜年七



十猶矍鑠生子二人皆成武進士及卜卒太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爲從小姑僊去遂具冠帔葬於卜氏之塋

外史氏曰物以類聚言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慄慄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哉顧同一人也或爲忠臣或爲淑媛其不肖者乃陷身於寇盜卒爲所誅卜云自無瞳子終始爲友飾其非之論豈其然乎咄哉雄飛何如雌伏

###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玉聲少奉呂僊甚虔丙子歲將赴南關凶禱之旋於硯匣中得片紙硃書二句曰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玉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突然問之妻未及料

建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爲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倦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恨仙之誑已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床蓐奄奄待斃遂兼程而歸抵家素嬸已掛矣撫膺大慟嗒焉若喪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閱數月忽倦憶言頓悟曰予在雁行中雖以三泐然列諸兄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僊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覓緣瀕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燦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姊適江邨民家停舸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聞葦塘中有人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冥數果應合措大亦正

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自葦中出生  
亟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  
暇弗能爲子導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匆匆前去生思其言與  
倦語符合是一生祿籍姻盟皆在此矣遂不慮荒渺賁路而行  
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峨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  
無應門者舉步逕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擅入人  
宅第法當笞驚而諦視則一嫗含笑自庭中出華髮鮮衣目炯  
炯有光采生自覺唐突而幸嫗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迷  
途無所棲止晚借一宿不識姪姪允否嫗熟視良久徐曰子家  
故有閒屋卽以寓秀才耶亦一佳話導之入東側一夾術甫數  
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甚幽

雅嫗自啓扃延客入室中牙鏡盈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  
纖埃恍若因賽而設者嫗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嫗遂出戶去  
生頗疑訝更自笑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  
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霞牋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鸞  
金作佩揮塵玉聞聲其欸則回道人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餽  
來因叩以主人官闕并其氏族俛而不答堅詰之則曰君聞所  
聞而來何復諄諄下詢耶生竊喜以爲卽金三娘子者一時都  
無所慮欣然舉卮肴核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酬老僕以異果  
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酒生益悅食之清香沁  
肺麴蘖無力旣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忐忑無何燒燭檢書  
漏下二鼓及寢老僕進衾枕香綿綺綺軟骨薰心生反側不安

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盥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褰卽往游覽甫踰一檻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繽紛異香馥郁圃艷於疎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俄聞珮聲環韻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嫣紅姹紫或以盃或以巾撥探花卉最後則前嫗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粧嫵媚貌可傾城而一肌一容俱爲生平所未觀生已神魂失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鬢婢卽以鏡進立而顧影態有餘妍行且去生方將趨出相見嫗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姊且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過歸亟離樹呼曰已現全身使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

喝嫗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且晚急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筵障  
而曼立低鬟嫗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宅  
第於此預以相待君能無惑於人言當訂永好生心已無主欣  
然諾之麗人去扇相見遂並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  
食生此時已儼然温存嬌婿矣飯已麗人謂生曰佳耦由天且  
重以呂倦作伐本宜卽成嘉禮但前程錦片不敢以蕪婉誤耶  
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游帝都當有奇遇統俟鵬搏克  
遂始能鴛夢無憂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語已使嫗喚二人來生  
視之雖故矮帽青衣狀如臧獲實卽葦塘相見者訝之亦不敢  
言麗人諄囑兩价畢促生啓行中雅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  
戀溫柔至江另有扁舟供帳備具遂揚帆行兩价雖名紀綱意

態倨侮一切並不關白生以相從謀事隱忍安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价姓氏一解一楊而踪跡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州關聞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關丹覆溺撈救無從風永當自慎生心甚惴惴二僕竊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竟躍入水中生欲號楊亟止之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人科頭華服跋浪而來登舟置之鶴首控救之遂復活楊又以育授生進以新衣飲以美醞其人精爽如故詢之知係某公子其父某公爲都中巨宦甚有文名公子以事歸江左適罹水厄生慰之情意懇至且曰兄旣及溺復生不可再履不測尋鎮市爲覓健騾數頭并招得其從者復整衣裝潤其行色約費數百金公子感激涕零知其北上乃修函與父祈以骨肉善視之揮淚

別去及至京以書謁公子父公悉其拯溺之德延至宅內待以  
上賓問與之指授書義披瀝導蹊度以命針生經宗匠之手造  
詣日進益以公力竟以北籍登鄉薦因益重解楊與同寢食明  
年將赴南宮公閱其文未嘗首肯生亦切切隱憂楊忽引一人  
至青袍塵漬不知誰何解先驅入室囑生待以優禮贈以巨金  
生從其教詢厥姓名則王孝廉素號達人因貧而落魄者也生  
念係同袍亦不以介意及在禮闈中竟與比屋王感德不置生  
首藝甫成王取視之以爲未堪入彀乃舍己業爲生代庖逾時  
三草立就囑曰君才十倍曹丕但未能投時所好耳吾思報吾  
鮑叔不嫌孟浪可否宜自擇之生玩其所作實大聲宏坦然登  
之於卷俟王事竣相偕而出質之某公莞爾而笑許以高魁榜



發果登上選王亦獲售廷試首列詞林因思金三孃子之盟亟欲乞假錦旋解止之曰孃子固在燕京何假遠求耶輒爲之議婚於巨族則某公之姻煙也公力爲撮合生雅不欲而解楊堅囑勿辭生終怏怏不樂迨至青廬之中新婦之姿態絕類伊人生奇之夜深婦自白曰君識妾乎固卽金三孃子是也蒙呂僊作合深恐有招物議故假一帆風使君徑登雲路適某家之女數合早天妾得假此塵軀以奉巾櫛庶幾顯然婚嫁俾人無從置喙矣生始大悅益相綢繆歔然遠旦晨起解楊不知何往生亟以詢之新婦答曰功成者退理所宜然况此二人皆水僊爲呂僊所命妾本與爲同儕非能役之者也生乃悟因刻其像祀於呂僊之側三孃子克相其夫蜚聲館閣與某公父子往來如

至戚知其事者猶嘆羨不置云

外史氏曰世之爲機變者多曰燒冷灶玉盤之飛黃騰遼率皆從冷灶中得來僊乎僊乎何不遠世情如此至三娘子絕無奇處惟侃侃數言有類於晉文之妻夫人然亦女兒怕羞之恆態餘則貪僊之功以爲己力不亦幸乎呂僊蹟世所多有吾於此又見一斑

玉鏡夫人

臨淄王友直善樗蒲一擲百萬無少負以是裕其家稱巨富焉中年棄其博具遨遊江海間豪俠自喜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擬之甲子夏挾臂萬緡將適閩越舟次洞庭聞風不得進泊於湖干抱悶者數日一夕陰晦異常乘燭獨坐夜將

半思欲就寢忽聞散聲清越恍在鄰舟心爲之一動方將命人伺聽俄有二青衣齒雅容秀直入船中啓曰家主君地夜無聊敬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詰主人伊誰對曰相見自知無敢洩王素樂此欣然從之甫出船昏濛無所見青衣亦不索燭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軟若脂視之苦不能辨而耳畔洶洶儼有波濤之狀王心訝焉良久至一處燈火熒煌則已舍舟就陸且有宅第如王侯閨闕高大棟宇嶽峨而盤從中來卽向之所聞也甫及門屏青衣入報有頃卽馳白曰主君來肅客旋見有貴官四人狀如世所圖之神像直前迎迓曰萍水相遭他鄉無事願與君爲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無畏心衆延王入揖讓至庭視其居華美富麗不

可名狀咸遜王以賓席辭而後坐若已展詢官闕自坐一人答曰言恐震驚不穀實鄱陽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長因朝洞庭盟主適遇公出淹留於此兩日矣今夕月暗雲陰抑鬱弗快聞君素饒豪興故不嫌造次命僕奉屈倘不以人神路殊而拒之實爲厚幸王愕然亟起而遜謝曰草莽愚夫塵濁下士恐不足當此寵遇言訖再拜三君亦各致款曲鄱陽君卽命左右布局曰佳會難逢良宵易短不可以久漏豪舉于是坐而共博王之采興甚高四君之籌馬悉爲所奪天將五夜王前後已致金錢十數萬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玉鉤來左右進一物王視之雪色瑩然長近尺許形如倒垂之蓮甫出櫃光照一室王知爲藏珍意甚歆羨四君乃笑謂王曰此寶值前連城願借一戰

以決雌雄王亦笑而應之曰諾既而大嶺王乃變色金錢復歸四君王遂奮然曰某舟中餘皆萬緡請以之爲君壽卽以此鈎爲的再合一闢四君殊不在意徑許之及擲五子皆緡其一旋轉於盆王喝之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撥其鈎曰辱承厚祝他物吾無所須也乃辭歸四君皆失色時已昧爽不得已而聽其行王出二青衣仍來相送謂王曰君所得者至寶也若過越水恐爲玉鏡夫人所攫切宜慎之王頷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夢寤明日解纜而行亦殊無他異王入浙省將渡苕溪因憶青衣之言珍藏其鈎至夜忽喪其實乃大詭詢之楫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載寶過者必爲所取王益忿忿比至祠前盛氣而入視之殿宇修整雖湫隘輪奐異常中應祀

一女像冠翡翠衣雲霓絕妖冶讀其碑記惟叙其精處不著  
姓氏竊疑青衣之妄繼得古碑一通文皆漫滅而玉鏡二字尙  
可識因悟爲古之號今特槩之以水仙耳乃詣其位前長掛  
而數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術行人禁蒸客靖共厥職  
今乃昧于不貪爲寶而輕匿吾珍珠非正直之道茲與汝商果  
好此請與于博勝則將去于亦非鄙吝者倘不予聽當斷爾于  
上帝毀爾軀火爾宇以正貪冒之罪爾亦宜引義自決勿致噬  
臍祝畢宿於祠內堅不出從人無如之何遂聽之王在夢中覺  
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將繩汝以法何臥爲王睨之則一女  
奴年僅破瓜容絕美曼立于前笑語相屬于徐起整衣曰子正  
思謁夫人詰眞盜豈無心寐睡者反浼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導

之曲折數重金碧輝映有一廳簾垂及地女官十餘人皆紫衣  
森立塔下見王卽通曰竊鈎者至矣王怒其言厲目叱曰誰謂  
而公盜者語未竟簾內卽嚶嚶言曰汝甚無賴此寶藏予宮中  
歷有年所洛神漢女皆所稔知數月前忽失所在豈其不翼而  
能飛昨者物自珠還予不究汝眩險之罪亦幸已猶敢狂言相  
瀆耶王愈不服大譁曰予以一舟之資質于太湖君始獲此寶  
汝言乃真無賴耳簾內聞之默然徐曰據汝祝祠以博白許予  
亦擅長於此卽與子角采何如王喜曰願之雖然將何以爲值  
簾內笑曰負則以鈎還汝復何言王又艷然曰鈎爲予鈎汝悍  
不還今又以此與予賭予勝則僅得故物汝負則莫損緹蒙豈  
以黃口兒視我乎簾內沉思良久乃曰予技素精隨予所欲卽

以之相當其可耶王悅始拜謝其諾簾內又詢王所欲王見夫  
人像久動於中嚙嚙曰一言唐突幸無見怒予閱人禁多從無  
如夫人之麗者倘得倖願以金屋貯玉人他無所欲言未已  
左右女官俱嬌音叱之曰何太無狀王言笑自若簾內遽曰此  
中或有夙緣汝曹毋爲我慮乃謂王曰欲則聽汝博須任予汝  
不可爭執王負其技坦然從之廳上卽命捲簾延王入王視夫  
人較之土木者尤爲動目益欣悅夫人遜王坐隨出土鈎置案  
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爲月四爲星三擲皆然始爲  
全勝否則玉鈎不能還且治汝嫫媧之罪王無難色卽請夫人  
先夫人約散於掬手色與玉盆相映劃然有聲羣婢大噪果如  
向之所云王謂倖中猶未動心再擲復然氣亦少怯及三擲有



月無星一子猶旋轉未定夫人將喝之王遽從旁大呼曰六已而果餘其二夫人則粉黛汗淫嬌羞無以自主矣不得已以微付王王已志滿氣盈三索皆合五數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星將從月此中豈真有夙緣耶徑舍己席引身與夫人偕坐夫人覩飄不勝因呼女官語之曰予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從耶去不得仍流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別委長吏庶幾無廢事言已與王携手行其屬皆涕泣從之甫數武夫人告王曰妾不敢見他人恐招疑怪君亟歸舟見渡頭一片石其圓如鏡其潔如玉者卽我也君撥置牀頭夜深妾自來薦枕決不後期王信之夫人以玉鉤與王且擊其背王頓寤反側欠伸身猶在廡下張眸瞻視花影西斜夕陽將下亟返舟索諸水次得一石形

跡果異秘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過發顧之夫人早立於榻前以織指掠鬢羞態可掬曰輸身者至矣王歡然亟起與之解衣挽以共臥是夕備極纏繆王因叩以玉鈎本末答曰渠與妾實同類也渠主霽溪妾主苕溪俱爲上帝所命客歲仲春渠出遊戲偶遭南海小郎子兩心相悅遂成姻契既淫于水宅龍性未馴洪波大作淹斃無辜數命太湖君聞而劾之九闕震怒命以雷火焚之還其本元太湖君乃留而玩好前聞歸君妾甚欣幸意將攝之去再加鍛煉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深信夫人令置玉鈎于帷中遠而望之若絕代麗人近而就之則依然一玉始知其言非誣自此一鏡一鈎朝夕在側遠游將返夫人忽告王曰鄱陽君已請帝命令君總攝越溪壽不永矣

王翌日果病遺命以二物殉葬竟卒于溪之左側從人如其命  
合葬焉

外史氏曰烈哉賭之爲禍也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俛首帖  
耳慨然從范大夫游非賭富不至是然王以賭得至寶復以  
賭得美人世間無裕公聞之難必其不色喜試爲之語曰若  
有空空兒之妙手乎卽令擊之遂中一識鄙陽君將爲越溪  
長矣去人尼鬼冥漠中良不可知又何羨焉

賈女

邵郎索公家有斯嬖兒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讌集輒使奏技  
僚友莫不稱妙咸厚賚之以故富甲於儕輩年逾二旬猶未授  
室未免缺望於主人庚午春公家將祭掃塋在阜成門外距郭

藉十數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出都時天已  
旁午二人且行且語所言多臧獲車路過半見道旁小肆趨入  
共酌酒未及酣聞戶外人語曰六三哥許時不晤何竟不一顧  
弟也蓋某之乳名公家內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視之則同署某  
公之乘僕梁姓者某素與之契乃挽入同飲老成者艷然色甚  
不憚某亦弗顧相對浮白良久無行意老成者起謂某曰恐誤  
主事子先行子姑徐徐某恃主寵聽其自去笑謂梁曰梁二哥  
近來依傍阿誰何襤褸不如昨也梁搖腕止之曰頗有奇遇此  
地尙不可言某堅叩之梁又曰俟罄此樽前途當悉以告某遂  
不再問權飲將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時  
盍以語我梁曰然言誠有之試問若如許大會識人道否某覘

然答曰不須語此使人憤懣欲死梁曰猶未寧耶予之新主人  
賈姓女也媼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耶意蓋有所爲若能隨  
我一謁當有好消息耳其不之信乃謾應之曰有是理哉主雖  
美非奴僕可調者梁曰子姑偕往當知予言不謬某欲驗其言  
欣然隨之乃由歧路曲折而前日暮猶未抵其家某曰子快我  
事歸必受譴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復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  
許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氣象壯麗則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  
主家予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禮之門庭修整而闕其無人心  
竊訝焉良久梁始出謂某曰主者相召須以禮見某領之遂同  
入紆迴歷數門始達主室巨屋五楹簾垂燭暗惟聞琵琶聲某  
素耽此方將側耳梁命之拜內亦停撥某俯伏榻外梁入而稟

白復有頃簾內嚶嚶曰渠有爲我服役亦甚善但慮野性未馴  
可令居西廊候心安方可執事梁諾而出卽引某之衣曰從子  
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徧匍匐前僅得片語且輩屬若役僕婢心  
實不甘不得已而起從梁行至西側一室梁推扉與之入其中  
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溫軟似有衾褥某不悅  
因詰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  
躁暴如是請卽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闔其扉而去某不  
能耐視門尙虛掩潛出將思夜遁行及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  
娘子膚如凝脂雖不著寸縷究亦莫染纖塵主者燂笑曰子實  
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鼓掌曰裸衣國固  
不足道也某駭其語穴窺之燈明如晝見一麗人白身立室

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纖乳酥胸麝膺粉股歷歷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婢媼二人侍婦就寢某癡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強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繒纈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愴惋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卽起梁復來問慰畢乃曰家食難安徑引之出就近郵沽酒市肉饔爨皆具直至昏暝方歸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數日某終疑訝故晏起而究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赤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勿遽昨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再虛度也至夜偕歸主者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溫語謂之曰聞若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爲子一彈某敬諾梁乃設矮座於簷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絃按指竭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

甫一闋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不止此無足奇尙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聲微聞簾內歎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歡笑聲遽命捲簾燭光射於檻外某微睨之婢媼夾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縷如前夕所窺者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覲面之間絕無羞澀態某於燭影之下覩此皓皓之白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未免強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衆曰是兒固得隴望蜀者目灼灼幾令予置身無地遽命移燭携某就枕衆皆嬉笑而出某解衣就婦其頓若綿其膩如脂狂蕩不可名狀某遂以爲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某就外飲食率以爲常婦亦善琵琶盡以其技授某然某自與婦狎形神日耗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



獵心喜不數旬容若槁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肆中朝食飯畢見壁上琵琶取而撥之梁方力止其操縵早有數人突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習公妾价奉命緝捕者也喧鷺問梁已失所在衆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衆中一人訴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擯於某公出居都外爲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稔若轉輪亦已旬旬矣汝猶蕭渠爲汝分謗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衆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踪跡至則茂草荒烟叢塚纍纍絕無宅舍某大驚詣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郵賈家女也衆詰其狀答曰賈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絃縵尤工琵琶及笄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怒乘其寢掩執之少年踰窓而遁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生瘞於

此時母恫之陰以琵琶殉葬歿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時聞彈  
絃聲若所遇得無是此耶衆乃信某言又詢梁姓土人尙能識  
其塚指而示之曰白楊樹下一抔土是卽梁二哥矣衆因笑謂  
某曰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乃譁然慄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  
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稔知遇鬼不復加贊後某病數月  
危而後痊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普通輒觀縷爲人  
道之聞者咸驚異焉

外史氏曰女以情死死後復仍其故轍富不啻徐娘老去焉  
余疑此特迷奴之節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  
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臺無父捉姦此女正快活不

少

桃花女子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于其友休谷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暇輒與仙人倡和雖無所判亦盤桓竟日仙始退乙卯春仲同人咸有志于秋關生亦以鸚薦爲望因集于城西某觀中懸此召仙以下其傳否甫焚其符懸毫卽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素未識此號與衆友皆愕然此又自動續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勻柳葉眉蝶不尋香香竟蝶曉風殘月負多時衆以其語不莊皆勸生速退之生年少情痴竟涉冥想且愛其詩句強以考事相叩其品騰疾如風又成七律一首曰些兒心事爲情苗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撥紅綫疊就或

重燒胡麻自是羞相問。鸞鵲非關嬾作橋。前日眉峰今淺淡。因  
郎蹴損待郎描。衆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乩又書曰。諸君在此  
兒女子情事。不便函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卽退書。訖。微聞。歷  
蘭氣。乩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兄不可再爲此矣。此邪  
妖也。魔且將至。避之。或可迎之。必不免。乃徹其壇。不再令生請  
衆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忌。而心竊艷之。以爲奇遇。翌日  
復設壇。私召之。乩又動。則素所邀致之鶴仙卽純陽所馭者也。  
因叩以女子踪跡。仙書二十字于牒。卽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  
好一了。便煩惱。醜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勸隱者。而實寓  
女子鬼也。四字謎矣。生迷不悟。反謂仙爲戲已。或者功名不顯  
之識耳。明日又專召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鄙棄。願生請

卽踐前約卽動果復降叩以不來之故誓曰昨爲飛瓊姊邀去  
若戰實無暇不然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酬和句皆柔  
媚能蕩人心目更多情詞勾挑直陳自薦之意生遂爲所惑且  
然不以爲虞至暮始去猶戀戀不已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  
無日不召無召不來并無煩促駕之符矣生託言藏修足不窺  
戶客至亦不遑晉接豐惟與此相對一夕又卜夜召之女亦至  
生意蓋有所爲也徑戲詰其姿容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  
肌筆尖早已滌胭脂狂夫漫問奴顏色初放天桃嫩柳絲生讀  
之神魂飛越頓忘其仙貿然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窺  
半面豈張京兆能向空中着筆耶女不致辯又我一律曰久待  
霜皞畫非關妾掩門霧中花自有泥畔絮偏存欲種合歡樹終

須杜宇魂何時輕似葉飛上亭羅村生將細詢已悄然不二  
日生病恁忡絮絮如與人語而實無所見也然雖不再召仙而  
牀頭枕上時有新詩家人竊觀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  
詩頗多不甚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  
剖破意徒酸閑書情字原非恨欲佩護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  
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豈惹春空結眉上藏鏡鎖不開翠  
帶近來慵自解銀缸何日倚耶吹儿十數聯皆綺語醉心蝕骨  
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較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諍其  
謬生雖嘿嘿不答心則恍惚若將友去生病少瘥闔門歡慶詰  
朝盥濯忽於匣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  
胡不歸春風春夜掩雙扉香添帳底芙蓉艷暖入波心灘漸肥

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戀荷衣溫柔鄉與蓬山近莫把蓬  
山咫尺違生得詩惘然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歎旬竟卒時  
去召卣之日不過靈英兩放也死後見夢于其友曰女居重泉  
而給我以仙境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亦殊無所苦幸語  
我家勿以予爲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竟不駭異究不知女子  
爲何代人其詩草至今猶在晉人亦或見之

外史氏曰卣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爲真仙故凡召而  
輒來者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  
能至于是靈鬼獨爲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牛竟以之賈  
禍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真有以緣耶昔余內弟亦好  
爲此然卽世之所謂托卣非其真也詩皆請者代爲捉刀後

向余言召此之時依稀若有神助下筆數十言揮洒立就其  
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第恐爲鬼爲妖  
則耗人精魄爲禍不淺矣因乘其術不再召由此觀之余第  
達人哉而世之耽耽于此者其亦未見夫前車耳

紅鞋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勸諭見卽喋喋不休其地有深  
溪闊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尋某  
處路經溪側隔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道笑語中多相識  
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譴同游者靡不粲然乙忽拔后佩小刀戲  
謂甲曰忤奴勿再言言將殺汝甲大笑詈曰畜產爾思弑父耶  
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刃



作擊刺狀衆方爲之捧腹甲忽頽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刀已陷胸矣甲竟死衆大駭視乙猶含笑換刀鋒鐔皆赤也兩岸喧噪行人皆驚觀者如堵堵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衆奪其刃逮以見官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卽馳往檢驗驗訖卽命人遏溪上流俟其涸而窮其異果有脚跡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有蹤細視之纖細如錐不類丈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泥甫數尺便得一篋啓之內藏女寫一雙鮮若朱蓮嶄然未朽令頓悟卽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與我非實自取乙亦俯首無詞遂論抵先大人每舉其事數數戒人以爲嬉戲無益且更有買禍如此者可不慎歟

外史氏曰律有戲殺一條是其殺有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二旬以忒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輒顛顛涕泗惟求速死官不忍命入內署令夫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畜牝牡二衛一日夫如廁見牡者踴躍而牝者拒以後啼踢不使前夫卽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爲此狀婦不可夫終不憚乃勉從之甫一騰踔適中舉丸夫遂瞥然而倒視之已無救矣此尤戲殺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毒餅

貢生某者失其里族大約秦晉閩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每出跨一黑衛從小奚徜徉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

邑城見有市信者固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託言植花爲蟲齧  
徑浼所識爲証曾得兩許以歸人以其語擊故弗疑乃某并市  
飴糖椎信約數錢共爲細屑竊匙作餅餌鄰人婦代蒸之既  
熟携去莫知所用詎某寘餅道周嬉笑自返適近村新婦歸窻  
復其夫家從一小弱弟控蹇而行瞥見巾裹食物委路側取而  
視焉熱如新出於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慕貧歸無所携爲已  
耻因命弟珍重捧甕甫入門卽矯母命獻於舅姑舉室果有喜  
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  
姑不忍食堅以飼婦之弟婦以所携無多力訶之使去不令分  
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由無從救藥七人竟  
無一生者夫歸詢知乃執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

弟食百口莫辯遂誣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糲爲證提婦驗之款式悉合鞠之則曰予忽作此想聊以爲戲初不謂其可以死人也今聞婦之冤不勝惻然用敢自首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爲歎息謂是前生冤報案遂定以某悞毒七命法應大辟育加子孫雖不與謀成丁以外皆論死某家幾無噍類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素健訟以貢生把持官府遭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有滅門之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外史氏曰突如作此想卽突然作此事冥冥中若無鬼神人卽病狂喪心應不至是獨情婦以無辜遽此冤獄向非某之自白不幾受汚名而遭慘死耶故折獄者不可以不慎

翠衣國

龍蜀故多鸚鵡土人恒羅之以爲玩具成都人將十三畜一佳者馴養數年矣一日有鸚鵡來止於樹杪呼鸚鵡爲能言公隔籠與之語詢之曰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答曰丙年離鄉丁年羅羅今居樊中歲又三稔通其首尾計之已九易春秋矣鸚鵡又曰頗亦思歸否答曰胡不思君不知我我非生而羽者也猶憶昔年爲商販於湖湘固買嘗三倍且敏於言語恆爲人解紛人無有難之者某歲仲春與同伴航海將謀重利舟行至一島碧嶂插天蔚藍無際偶拉客夥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佳涉歷旣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唯有公衆飛鳴上下不知幾千萬億千等病不能與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

死於岩下他人我不能知予則渺渺然游行至一國土宮殿巍  
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翡翠裘予詢之八曰此海中第  
七島翠衣國也予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  
翠服能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  
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給爲才從無有不鳴者遂館予爲客卿後  
以貴主下降主貌姣好亦爛歌咏與予伉儷甚歡明年爲子製  
此服之遂能飛舉時與主翱翔於茂樹偶隨無間不意爲近侍  
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中下而取食遂爲人所獲纏袖於  
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爲我致一口音則幸  
矣鸚鵡曰願爲驛使雖遠弗辭鸚鵡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  
向晴臯每爲卿卿惜羽毛最是舌尖消瘦盡繡籠猶自語叨叨

詩成俛首拳足若不勝情鸚鵡卽振翼而飛廻翔而語曰必不辱命君勿過傷遂飛去時蔣臥小窓下院宇無人聞其語甚爲慘然乃起闢其帟而縱之且囑曰翠衣國路遠子宜自愛慎勿再罹羅網之災語竟鸚鵡啁啾作謝飄然高舉漸入雲漢聞不轉瞬而逝蔣以此事語其家人多不之信且疑其故縱蔣竟無以自明踰年蔣患疾疫病垂斃迷惘中見有人皂衣而烏喙直前啓曰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命僕奉延卽請稅駕蔣正昏憤莫知所指竟毅然隨之行其人奮臂一呼早有綠衣人十數輩駕一肩輿昇蔣前往須臾至海上波如山立心甚惴惴視其輿輒猶一葉去水僅尋餘毫無沾濕行且如飛旣至有絕境都如鸚鵡所言卽有人迎於郊外俯伏路旁引吭而謝曰主

君體好生之心罷悅耳之具網開三面德並二天使折翼之禽  
無難旋返煉籠之羽竟得生還不獨樂昌之鏡重圓抑且若敖  
之鬼亦能感恩涕泣愧唧環擁鐘郊迎聊翼卵言訖伏地  
哀鳴一若感激不勝者將自輿中窺之騶從甚盛冠蓋甚都其  
人年二十許翠衣翩翩疑卽曩昔所縱者乃降輿慰勞並駕而  
進入其國人皆衣碧語言俱帶鳥音將至路門國主躬親迎迓  
揖而言曰寡人愚昧國禁廢弛致令金圍愛壻辱於心人微先  
生釋之歸里則病女無與並棲卽不殺亦無與共治矣語甚摯  
謙蔣目之貌古神清被服赫奕因遂謝國主隨揖蔣入延至殿  
廷納之上坐將下拜蔣辭讓再三然後以賓主禮相見旣坐國  
主又言曰兒女輩賴君完聚時銘五中無由申報適聞病在床



辱故遣剪舌侯奉邀幸辱惠臨當令叩謝因命傳語後庭使白  
貴主旋鋪紅氍於地俄有小鬟十餘自屏後捧一麗人出齒甚  
穠衣翠羽之服玉聲璆然夫婦並肩皆北面再拜蔣不獲辭卻  
而後受主卽退國主命設宴於望禰亭與蔣歡飲且告曰此寡  
人跂望正平之地也異世知心今與君爲二矣於是飛觴痛飲  
諸大夫皆在坐有獻詩者有歌曲者紛沓而前蔣亦不甚記憶  
國主知蔣有恙命取海中神露和酒飲之恍若沃以冰雪病遂  
除宴畢國主謝曰敝路褊小土產絕稀不腆做賦未足以酬大  
恩聊供君之玩好幸勿揮斥乃進明珠十粒紫玉一雙約植數  
千緡小鬟又傳夫人命致水心鏡一闔珊瑚樹盈尺曰敬以報  
釵合鏡圓之德貴主夫婦又私有贈遺國主命寄於近海市肆

以券付蔣令其自取仍命息衣人送之還國主冰玉親餞於郊  
握手流連甚不忍別蔣思歸念切登輿而返比至家室號咷  
將殮屍於櫬死已二日矣蔣推衾而起家人大驚詢之始得其  
故出視庭柯有鸚鵡爰止未去始悟所謂剪舌侯者卽此是也  
乃設食飼之三喚而作蔣疾大愈欲詣海肆合其券家人以爲  
妄力止之遂不果行至今蜀人呼鸚鵡曰能言公其遺意云

外史氏曰鳥之酬恩無足深異其在閭閻對語儼有鄉人話  
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段尤爲慘動心脾旨乎蔣子不  
忍聞而縱之歸也昔有達人嘗戒子弟畜鳥謂其音淒楚人  
家有此多近不祥語雖迂而實切於理今聞是事益信達者  
非無稽之談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

癡婿

幼時聞老嫗常言每及癡婿輒爲捧腹然其事不雅馴不足以資談柄及長聞某縣巨家生子而癡其新婚之夕種種可發人噱而竟變化於其妻琴瑟反以琴調又非如聊齋之小翠能以術易其夫者其事在康熙初年某家生女貌美而性慧少讀書父母皆雅人也彈碁品茗種藥栽花日惟以韵事胡娛樂暮年得女珍惜之不使苦讀故女僅識之無而自孩提以至成人久居芝蘭之室年十三頓失怙恃寄養於其伯兄乃兄嫂又皆儉人居女爲奇貨也有大姓知其可餌遂許以百金之聘又不責其奩費伯兄喜而諾女甫及笄竟遺之于歸大姓之子癡人也

不第叔爹不辨抑且牝牡不知女在閨中亦耳其名人或爲女

不平女笑而弗答惟私念曰苟知人事似猶可夫奚必過市其  
聰敏耶比及花燭之下衆目環矚堦出而不垢而若垢口不涎  
而若涎五官四體舉若冥頑不靈且見女亟自引避如逢怪異  
大姓夫婦強之成禮當堂拜不知興跪不知叩推之前挽之後  
一時賓客莫不掩口胡盧女亦不禁失色自嘆薄命無可如何  
婿旣癡顛女又羞澀一切牽紅合巹之文草草而已及入洞房  
猶聞其吃吃語父曰面白而衣紅紅又是幾阿姨蓋其父有  
妾數房年僅少長於女故云云父怒且笑強叱之旣而又詢其  
母母答曰爲汝娶婦伴汝何猶不知耶婿色似甚喜取木牛土  
馬之屬雜置於合歡牀而自戴面具跳舞而前招女曰胡不下  
與子戲女且羞且憤面壁不答婿竟呱然大啼奔告其母曰婦

不好弄娶來奚爲闈室女眷鬪然大笑女聞之益慚時以淚洗面旋自解曰幸猶知人語事尙可爲乃不復悲其姑因子癡益憐婦屢撫慰之至夜壻雖被強就枕不知爲人道女又處子故態不自解衣其不成歡可想見已迨閱三朝女心計曰業已佔隨分定若竟聽其癡將終身之托謂何因而強按羞顏不復作女兒態剪楮裂縑作爲飛鴛舞蝶之類招婿與觀亦鼓掌言樂女又取其戲具共戴假面與之戲跳於室中婢嫗盈前恬不爲怪大姓夫婦見之翻喜女不知愁並不加禁如是者旬日婿亦漸稔跬步不離儼然伉儷女又時藏果餌以飼之婿竟日不出室女知機會可乘每日整粧率之使坐於側頻頻引鏡自照詢以好否貪色固人性婿雖癡年已成人情實漸啓亦笑而頷之

答曰好好女又詢曰汝愛否亦答曰愛愛女心竊喜自是聞與之戲暇卽刺綉於牀曳使並坐輒以一足置其膝朱蓮織綉誘使撫摩又詢之以好否其答如前女因潛擇吉期一夕與共寢盡去襦袴裸而後眠蓋自燕爾以來從未露體相向也夜半引使捫膝週身殆遍柔肌膩骨着手欲融女又詢之如畫嬉笑而不語再詢之始曰好甚女潛以輕軀眠就婿果不動不須臾而好事成矣侵晨女約之曰勿與人言言將擬汝婿果遵守弗洩至鏡臺之側無反目之時綉筐之旁皆捧足之日月餘女病吞酸大姓夫婦以爲異使黠婢覘之竊其事以告則閨房之樂竟較之尋常不癡者殆尤甚焉皆大悅益憐愛女女遂自此與婿盡棄兒戲晨昏定省而外卽坐房中或藏鉤射覆或博奕飲酒

壻故不解而靈明已復積漸能通久之竟與女相得女又教以讀書亦能辨字非復吳下阿蒙且自女之入也每晨起親爲盥濯整巾幘飾衣裳數日務令一浴摩頂放踵刮垢磨光壻貌本非不揚加以人功亦翩翩年少矣期年女繼生二子錦襪綉襦玉潤珠圓見者皆謂其肖母而不似父然癡壻之癡早又乘堅策肥周旋驛應使自念其蚩蚩之態當不免啞然而笑矣

外史氏曰瞽者無相則將俵俵乎奚之人至於雌雄罔辨癡已甚矣非女有以相之又何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然女之於此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始肯忍恥含酸強爲此態否則金闈女兒其孰無面目若是哉余旣鑒女之心益憐女所遇之不幸

犬婿

余友邵次彭具生花之舌言事極其酷尙一日謂余曰近有一異聞非君莫可與語能不濯以汚淥乎余曰願聞其槩邵曰家有曠室每聽人之僦居值之軒輕弗計也客歲仲春有一婦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每月半緡亦不較遂徙來居焉家無丈夫祇一犬獠毛獅尾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初來人無敢近久之覺甚馴亦無異常畜者唯有男子入婦室則人立而咋之噬衣裂膚勢甚詢詢家之婢媪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而入余以爲召南之虺能衛如玉之女若旣久婢媪皆熟識默伺之態甚奇詭夫人之畜犬不過食以殘炙飲以餘瀝已耳婦則每食必呼曰飯具矣犬卽昂然入婦室犬上坐敬以食



置其前犬食訖婦乃食窺之者不禁驚訝謂是犬也何相敬如  
賓之若是哉一夕某僕之婦服役於內歸甚遲將就已室而適  
經彼室聞窗中有犬聲疑其未寢穴而覘之時正望後月明見  
婦白身偃臥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狺狺然婦亦  
睥睨有態乃大駭旋問婦作顛聲曰毛髮毳剌人肌膚頗不可  
耐又曰子倦矣若何未寢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下榻矣不覺捧  
腹明日言之同輩聞傳以爲笑柄余聞之意殊不信至冬婦誕  
一子週身皆長毫形狀如猱因棄之不育犬若忿恚不食者累  
日事益宣洩媪有與婦善者私以謂之曰若人也奈何以犬爲  
婿耶婦靦然者久之盛頷曰此誠夙孽媿勿言願以實告子生  
十有五年父母將爲擇婿人既問名矣忽得奇疾若患瘋癩狂

言者竟日給以飲食盡揮之惟索人便父母亦堅不肯與一日  
自言曰若致我爲畜若乃擇人而事耶其聲音都不類于父母  
疑而詰焉則曰我某也汝女前世爲人婦曾與我私旣而利盡  
交疎乃與夫謀寘我於死我歿後訴之冥司冥王不以我爲直  
反怒我淫謫之爲犬今且三世矣汝女以改從貞仍得爲人子  
不忿又訴之冥王判令生汝家與汝女爲匹偶以彰果報詰朝  
將誕汝女若適他人我必殺之語已予頓仆少頃卽甦舊疾如  
失明晨家犬生五子其一卽是犬也父母以予故將盡坑之又  
以事涉荒誕一鑿致命有所不忍於心遂不果殺次年予甫二  
八犬亦成立跬步必隨予有執柯者至昨之幾死因以巨鍊繫  
之夜深斷其索入予室登予榻噬予衾褥但不及膚若以之示

意者父母懼乃不敢以子字人及秋父母皆病疫子之宿疾又作且發狂裸而奔人挽之亦不能止夜恒臥土室中堅不出惟犬相從未幾父歿母愈子又夜奔子母往跡之則犬俯子身其辱不可勝言矣母爲此氣結壽亦卒親族知其事遂不以人類待子議析子產乃人甫及室犬卽狂噬無有能禦之者家資賴以不散子亦弗狂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爲此心甚恥之然愈自思視彼且緣此不齒况他人孰肯以子爲婦於是決意從犬滌其垢汚美其飲食事之如夫今五年矣生三胎皆不敢育將隱忍以終身夫復何言婦語畢淚容媿故善醒乃笑而詰曰犬之樂亦猶人之樂歟婦默然良久亦破涕曰今遇癡婆子子不忍匿矣人之樂子不能知乃自與犬寢處初在病中昏然罔

覺及愈更蒙面受辱久而相習始得其樂諒壯男子不過如是因而愛戀弗捨不知其他但犬性奇妒于若見一幼童亦鬻予身瘡痛者數日彼亦從不另覓他雌朝夕相守嚴然伉儷此係不傳之秘姥勿聞之於人益增予愧也媼遂笑而去翌日婦竟他徙不知所往邵言已畢余笑曰此殆君之生花舌耳世豈真有是事哉邵亦相視而笑旣而思之冥報或者不爽良有此奇緣因以爲我而筆之於書

外史氏曰槃瓠犬也以功竟得佳配載之傳記雖誕而有可徵今此犬又以夙冤而獲美婦似屬不經但婦能降心事之不以犬待犬直以夫待犬嫁犬隨犬婦蓋有味乎其言也嗚呼世之以犬待夫者亦多矣不誠夫婦之不若哉

田鳳翹

韓城盧孝廉某年下第將歸秦省從一僕跨二健驢行于燕南道上夕陽在山猶未得所棲止心正茫然忽聞犬吠聲知去人家伊邇遂疾行然細聆之聲在林間不由孔道乃迂路而趨之未及里許日漸昏黃比至則屋宇不繁草樹低矮唯一家而水而居諦視之槐陰盈門柳綿匝地牆頭杏子纍纍華熟令人起鄉關之想客未飲戶金鈴復吠於門中卽有老翁年約六十許蹣跚而出詢客何爲語以故再三始開笑曰女孟嘗固不拒客者但慮湫隘不足以容車從可若何孝廉又言之乃曰俟白主人入闔良久方出肅客則已月印前溪矣孝廉乘乘從之入門東向一矮屋中甚修潔翁延孝廉入室僕騎均止于院中翁謝

曰暮夜倉卒蓬門市遠不及備斗酒爲客洗塵幸勿怪言已自去孝廉視僕秣駒徘徊月下見其居偃仄主人臥室似與客寢毗聯帳隔一層離浴而人聲笑語入耳逼清孝廉立未久聞細聲言曰田家小娘子今夕不來殊慢客其音似一少婦語未竟聞小女子解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來婦亦笑曰正說曹操曹操便到也小女子又曰遠迢迢的陳家姨未審來否婦曰渠亦好事者將無來第子家適有嘉客欲邀預席但恐汝曹羞縮皆逃去女子哂曰汝自不羞欲捉官路作人情我輩大家風範豈村庄小兒女所能揣測者婦乃大笑曰婢子面皮故鐵包者哉我真未及料也詎次忽風聲隱隱似又有老少圍人雜還而至凡數輩各相寒暄聲亦漸遠不復聞有頃老翁出速客曰家主

母不揣寒陋竊思一晤高賢請卽行孝廉聆其語言頗欲動又  
值客况無聊遂與偕入院宇不甚寬廣而花香濃郁樹影陰森  
銀蟾之下布置舉一一可見左側三楹華美不類民家疑卽主  
人所寢者右側一草亭頗軒敞中設三席而席其一婦人四五  
輩語笑甚歡聞孝廉至皆出迎一衣縐素者貌甚清麗歛袂改  
詞曰妾以先夫見背僻陋村居今幸君子惠臨頓光蓬壺適因  
妹設有薄酌藉花獻佛萬勿疑訝孝廉知其爲主人乃答揖曰  
不才羞等劉蕢窮如蘇季也慚然額狼狽西歸猥以日暮途長  
懼逢虎狼暴客輕造潭府已荷優容更興華筵益驚寵召語已  
衆客亦相見畢遜之入亭延之首席孝廉辭謝而後就坐筵前  
無燭映月窺觀左席一媪二婦媪年近五旬狀貌魁梧衣雜彩

之服五色翾躩衆呼之以姨婦容俱風格衣亦素色齒與主人  
相將右席則縞衣而外毗一紅袋少女美如畫圖坐尚恆流盼  
相屬意似有所欲言孝廉處衆夫之中深自斂抑不敢少縱酒  
甫行卽覺微酣不勝驚訝細咀之其釀味醲而色淡醇醲異常  
遂不多飲略哺蔬菜以見主人之意而已酒方再巡媪謂衆曰  
鯨吞牛飲雖八斗亦奚以爲請效桃李園故事各吟知篇以充  
暢政客以爲何如孝廉唯唯因請媪首唱媪亦佶慢不辭口占  
一絕曰曾兆潤圖侷翾鳳更符聖道笑冥鴻紅顏老去風流在  
每向南陽化赤虹吟訖衆婦鼓掌曰興殊不淺但不覺遺露本  
色矣次及孝廉辭讓至再乃吟曰一園紅杏原無我滿眼夭桃  
信是誰猶作廣寒花下客不須臆唱且舒眉衆聆之謝曰妾輩



遠遜嫦娥何克當此再次及三婦皆推不能願以巨觥受罰惟紅裳女子低咏曰長夜無燈燐自照斷魂誰伴月爲儔淒淒一樹白楊下埋盡金闈萬斛愁孝廉見其詩有鬼氣咄咄逼人不禁變色而起衆俱譙曰婢子何敢人清興遠皆不歡而散孝廉出就外舍心悸不寧欲行則暮夜蒼茫莫知所往欲止則蹠跡詭異深以爲虞乃和衣假寐方轉側聞倏開窻外彈指作聲起視之欲見紅裳女子倉皇閃入謂之曰非妾拙作則君危矣此地較虎狼尤惡胡爲栖栖於是孝廉愕然驚記之女亟曳其袂曰行矣猶問耶孝廉欲顧僕馬女曰身存而此可徐圖徑携之隻身而出東竄里許乃復西行孝廉惶怖汗浹罔知所措至一大樹下女曰此卽妾家可少息妖來自有以禦之孝廉空息叩

其顛末女曰妾名鳳翹田姓女也陳姨居於岐州實一雌雉之怪彼三人者皆千年之蝟專伏地底啖人腦髓左近之邱墓無不罹其荼毒妾生時度誦金剛經歿後以之爲殉妖不敢近吾龍因結爲姊妹行晨夕同游實欲盜吾寶也昨夕妾家以酒饌餉妾渠等知之以法攝致強妾爲東道主不圖君乃與席妾不忍以口腹之故使人肝腦塗地以飽無厭之饑曾數數目君君竟漠然幸得賦詩見志遂動君聽不然此時已豈能生矣孝廉聞女言益驚方將研詰瞥見火光數團越阡度陌疾如飛隼將至樹側女出袖中一卷曼聲嬌誦其光卽搖搖不前如有所忌憚然相持至鷄鳴始各散去孝廉竄伏蓬艸屏息不敢出澀汗蒸蒸衣襦盡濕比及天曙女賀曰君生矣請俟日出重詣故處

以驗所言之信否妾陰質不能盡見今宵旅邸夢中當來與君細叙將有要事相商語訖不見孝廉視之蔓草寒烟新墳三尺猶有紙錢以片石鎮其上因揖而謝之仍循故道至客夕居停則叢塚如佈甚絕無慮舍行裝輜重散委於榛莽間亟尋其僕則已溘然長逝顯門有小穴其中空空然想爲羣妖吸去矣愈大駭物色得其驪猶幸無恙乘之以行旁午始抵城市卽以告人莫不驚異遂止孝廉於寓舍而白之官至夜孝廉夢女來面酬其德并詢僕死之由女曰是妖虎歸泉壤非此兒得延年然遇生人而鑿之恒勝於化者什倍以君頗有福澤無故驟近故假酒色以亂君君倘酣臥渠乃可逞君幸從妾遁而僕猶在夢中其懼於毒手又何疑哉孝廉又謔以驅除之方女曰渠壽既

長兼具靈異往來數百里鬼神亦莫可如何况人乎因靦然曰  
妾已與妖爲讐不復可以居此知君失偶願承琴瑟之乏從君  
入秦留經作鎮亦可永護殘骸不識肯俯從否孝廉雖醜其姿  
而懼爲陰類乃答曰再生之恩何所不可但卿生之而復死之  
予心雖無憾不亦重累卿德是以不敢女沉思良久歎曰言實  
近道妾不敢強又曰明且詣官恐有辯難第亟呼妾名富有裨  
益言已孝廉頓瘡及見邑宰果以殺僕疑之孝廉憤激因呼鳳  
翹不置宰駭然亟退廳引孝廉與語曰此吾女也歿已兩月君  
何以悉其乳名孝廉遂述其異并及女之衣妝無不脗合宰驚  
喜曰亡女好誦金剛經存日嘗怪之不意竟得其力微先生言  
吾不知也蓋宰本閩人因道遠屍櫬難携又不忍失之故卽葬

於任所亦視宦爲家之積習也於是不疑僕死之枉僅以暴卒詳於上官獄遂解孝廉起女柩浮屠佛寺免台死者懸懸辛亦從之孝廉遂辭謝旋里至家其母適衽娠將產一夕又夢女來謂孝廉曰與君終屬有緣不偕隨而無筮矣孝廉醒問母已誕生一女知爲應心轉世乃稟於父母仍以字之及長能友其兄不啻悌弟孝廉年五十猶困於公車家又中落其妹嫁一巨家輒不時資助焉

外史氏曰世俗趨利恒以蝸爲財星而不知其爲禍最烈卽以此段觀之卹居洒落言雅色殊令人一往而深實已腐齒相向脫無唯口橫之義幾爲女孟嘗所啖不亦殆哉雖然世之牟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又何恤死監其腦耶

劉天錫

四

劉嘏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同袍者咸推重焉崇德李氏巨富家也慕其文譽以重幣聘訓爲子弟指南天錫爾雖卑而循循善誘師道克敦主人亦心悅誠服嘉平將解館歸省李氏又堅約以來歲時天錫以家貧未偶有母尸憂心竊以爲憂計將歸里畢姻俟非白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其隱乃毅然曰先生其有內顧之憂乎然文人花燭洞房必俟金榜方爲快事青燈固未可厭也倘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侍寒家頗多粗婢卽請遴選一二人前往服役予亦無所吝而天錫素懷壯志誠如主人言今因母老而計及此初非本心迫聞主人語喜出望外而中有未安故囁嚅不

卽首肯主人因笑曰先生豈慮予索值哉俟貫後相償未晚也  
遽出侍婢數十人俾天錫自擇天錫熟視良久皆妖艷異常不  
敢賦受主人從之再四乃指一元色衣絳裙者顧謂主人曰此  
子願以見惠主人晒曰色不甚佳先生何取於此當副以麗者  
卽指一藕絲裳綠衣者曰并以相贈取入內自檢券契盡以  
畀之謂天錫曰吾不使先生有後憂也遂命二婢叩拜天錫使  
以主禮事之然天錫少年持重見二婢均有殊色益以名教自  
閑不敢少縱辭主人啓行卽另覓一舟以載二美言笑亦未嘗  
輕通歸見其母母故世家女訓子素有義方一旦見二尤物卽  
訶之曰老婦力尙健提汲可以親操安用此纖弱者爲且汝學  
業無所就便欲效寇萊公以舊桃自損其名耶天錫伏地請罪

因白主人誠意弗克辭母終不喜另居二婢於室元夕甫過卽遣天錫赴塾不少稽且私謂曰見可欲而心不亂惟聖人能之吾子恐不逮此也二婢一名湘瑟卽衣藕絲裳者一名琴心則元色衣者俱善音律爲主人所鍾愛而湘瑟尤聰慧可人意主人器重天錫知非凡品故以之持贈天錫母以茹苦自甘夔夔皆身爲之不輕役二婢知其素解之無遂躬親教讀授以內則及女四書課若嚴師咕哝終日二婢亦甚樂之一夕母忽謂之曰汝曹亦因貧致此豈甘爲人下者旣承賢主人惠歸子家必不忍令汝居妾媵之列俟少嫻婦道遣嫁良人庶畢汝終身之事琴心聞母言嘿然不語獨湘瑟顏色慘變若不勝憂者及歸室私語琴心曰我輩奉主命遺事郎君意固有在妹觀郎君器



宇純粹而高明當非久困寒甍者因自謂此身可託矣適聞太夫人命意似不能相容命之不辰又將安往偷捨玉堂金馬而事瓦狗土雞苟能之妹實不能也琴心亦澹然泣下曰然遂相對悻悻竟夕保德無何二婢皆病矣劉母固知其由亟爲延醫診視云保憂鬱內傷其情服藥如水沃石未三月琴心小愈而湘瑟遂卒臨逝之日啓劉母曰湘瑟以卑賤之軀得侍太夫人左右飲食教誨恩戴高天今不幸而長辭亦其命也雖然太夫人則未諒湘瑟之心是以不克遂湘瑟之願湘瑟歿後若能葬於劉氏塋側使得如驥尾之蠅則素心遂矣又顧琴心曰姊自趨廷不可同效無益之死有負主人嚴命也言已而瞑琴心慟絕復甦劉母亦甚哀之爲市槨以殮如其遺囑葬以墳園隙地

事畢將浼人馳告於子而慮分其文心遂不果天錫居主人家館穀較前倍豐課業亦較前倍進賓無權輿之歎主無倦教之憂相視莫逆儼若一家時值新秋淫霖數日一夕生徒散後月色微明天錫倚欄凝眺偶吟子美對月一聯曰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因笑曰此老與殊不淺語未已身後有人低謂曰郎君亦憐此苦况乎天錫愕然迴身瞻視則湘靈感靈立於燈前天錫大驚曰汝何以至此豈懷舊主人之恩逋逃以歸耶湘靈直前斂衽愁態可掬逡巡而對曰非敢如是也因述己與琴心致疾之由并己身死之故且言今在冥途終以未得事君爲恨感蒙地下主者憐婢子苦衷俾得自由乃隨風至此以了生前未遂之願言已涕泗拜伏於地天錫益驚且悲其死命之起溫

願以却之曰聞若之言情實可憫致汝妖謝實子之辜但子有  
慈命在焉且承先人後不敢以鍾情致于不孝幸爲子諒往生  
他方子歸當臨穴弔汝湘瑟聞此卽正色答曰郎君何過疑婢  
子卽婢子在生猶不敢以賤軀上辱君子況今已歸泉下實爲  
幽陰之質而敢別存邪念哉茲之來亦期奉付琴書少釋隱憾  
萬勿慮及其他令婢子益增慙赧天錫見瓊之弗去又深感其  
情遂留之湘瑟執事唯謹天錫讀則淪茗剪燭曼立於旁吟則  
靡墨濡毫斂袂以待與之語卽肅容以對不與之語卽含笑無  
言自始至終了無倦色夜將半天錫欠仲湘瑟拂榻佈衾敬以  
相候天錫臥已亦不眠爲之整几上未掩之編添爐中將燼之  
篆事已默坐於側寂無欬聲天錫甫轉側卽來問視兼以織手

扶其衾愛護若嬰兒似慮夜風侵者天錫深感之遣使別榻就寢答曰夜臺固無寐者君姑高枕勿以婢子爲念天錫亦不之強而竟夜勤懇可謂忠愛之至矣侵晨天錫猶未起几屏琴劍早無纖塵及起又爲之整臥具奉裳衣視天時之寒煖而進之未及闕戶肅然告退曾不知其安往主家亦有侍者入見館中精潔竊疑先生所爲心銜其德而未悉其手不煩麾也及夕又至習以爲常天錫不言人亦莫識其踪跡暇因詰其里族對曰婢子亦嘉善人與郎君同鄉里父以賂鬻產售婢子於外邑蒙主人參養今已五易裝葛矣家本賈姓初無名者瑟則主人所字也天錫念爲桑梓益加愛重一日值重陽主人設讌天錫沉醉而歸室無他人唯湘瑟在側乃乘輿謂之曰知汝善歌胡不

爲子一奏湘瑟正容對曰婢子非故藏拙實不敢以聲色惑耶  
君致背太夫人之慈訓耳不然已爲之多時矣天錫遂不復言  
卽就枕翌日語湘瑟曰予昨被酒見汝幾不自持微若言能不  
陷爲輕薄子耶益御禮之然天錫自得湘瑟侍從有人燈底談  
心牀頭論古雖未及私較前頗不岑寂祇恨其不復生歲杪又  
解館歸以學使者將下車遂辭不再就塾主人乃大張綺席餞  
之於蕭齋召優演劇歡飲終宵以是未得與湘瑟言別湘瑟亦  
不復出見心恒怏怏及歸見母詢知湘瑟果卒琴心甫扶杖而  
起心感二婢而不敢言於母乃母因湘瑟之卒不勝浩歎遂謂  
天錫曰汝宜蓄志倘得月桂一枝卽以琴心備小星亦無不可  
天錫與琴心聞之皆竊喜因念湘瑟不置旣以杯酒澆其慕兼

作悼亡詩以哭之曰花月兩無情情癡儘見卿不隨流水去忍  
傍彩雲生人既許餘恨天應鑑積誠倘能迴玉親來伴許飛瓊  
自是幽齋獨坐懶語其來而竟不至比及秋闈戰勝將調房考  
謝公卽崇德令也夜宿舟中忽夢湘袂靚妝來謝曰感郎甘臨  
弔銘刻五中逝又折桂天邊益慙所感然妾向者欲圖其偶而  
不能今後將處君正室矣言已不見天錫深以爲異及入見謝  
令適有巨紳某公亦在座詢及榜名愕然曰咄咄怪事令與天  
錫請其故笑曰事涉不經不可以聞之儒者堅叩之始曰老夫  
昨得一女孫生卽能言謂人曰嘉善劉椒吾夫也幸與之約勿  
令寒盟老夫惡其不祥命溺之其父母不忍力勸乃止今遇劉  
君姓氏昭合詎非異聞令亦姑付之一笑乃天錫驚喜亟請聞

倩師執柯令與某公皆不欲曰君能爲韋固耶俟此呱呱者成  
立則鬻已潘矣天錫固請始笑而從之猶以爲桐圭之戲天錫  
過歸告母請使委禽母粲然曰汝非失心何竟至此且子老矣  
亟於抱孫誰能徐徐待之天錫乃請再三願以琴心攝閭政誓  
不他婚母不得已乃聽焉納采至公家咸嬉笑以爲異事明年  
天錫登上第歷官館閣岳家爲之語曰三歲爲婦卽受榮封大  
奇大奇天錫旣以琴心主中饋家人亦事之如內子凡十有五  
年女甫十七卽于歸時天錫已去強仕不遠矣親迎成禮女貌  
旣婉麗而語言態度無不酷肖其前生益徵其爲湘瑟無疑女  
遇琴心獨有恩不以妾視之雖未及事姑而歲時祭祀涕泣若  
不勝情亦不解其何以然一日忽謂天錫曰親君狀貌恍若熟

識絕似何地相避者但妾自幼至長未離閨闈此中實有天緣  
耶天錫笑曰卿試思之當亦有故女沉吟良久恍然曰是矣聞  
妾甫生卽能語先祖深惡之將置妾於死地父母懼欲以犬血  
遂不復言迄今猶彷彿一二次錫因緬述其顛末且戲之曰若  
以婢學夫人何幸如之女始頗悟迴憶本來一一胥如夢寐乃  
命人厚其棺槨遷葬湘瑟於南山之陽後李氏之子曰佩綬佩  
綬皆藉天錫教前登科第天錫今已五旬夫人僅二十許倡隨  
無間不啻少年琴瑟焉里人王紹濂爲作傳以行於世

外史氏曰婢之奇至湘瑟止矣死生不易其心惟以不得事  
夫子爲恨千古侍兒應推第一而天卒報之以花封志亦畢  
償於再世爲善降之百祥豈虛語哉獨惜主人如李氏而竟



不傳其名令人弗克識荆是亦天壤間一恨事